

大日本史

八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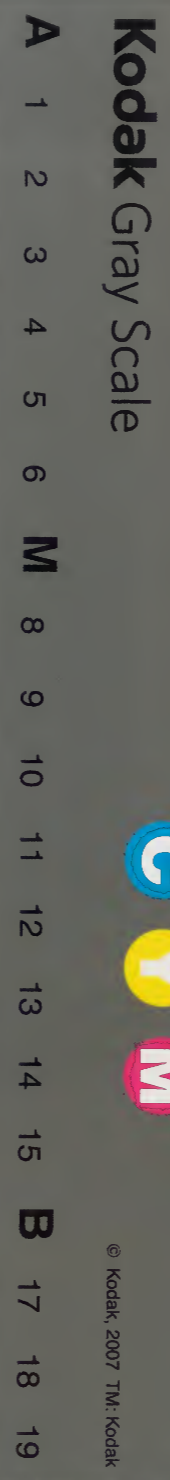
第二百九十九卷 將軍家臣列傳
 中原親能 大江廣元 三
 善康信 藤原行政
 第二百卷 將軍家臣列傳
 北條泰時 伊賀光季
 第二百一卷 將軍家臣列傳
 北條時賴 北條時宗

和書門	二〇二	二〇二	二〇二	二〇二	二〇二
類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號	三八	三八	三八	三八	三八
函	二	二	二	二	二
架	二	二	二	二	二
冊	一	一	一	一	一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0258
冊數	150(33)
函號	138 105

文庫	二〇二	二〇二	二〇二	二〇二	二〇二
冊	一	一	一	一	一
架	二	二	二	二	二
函	二	二	二	二	二
號	三八	三八	三八	三八	三八
類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五五

架冊〇二-
六五歴和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九

淺草文庫

列傳第一百二十六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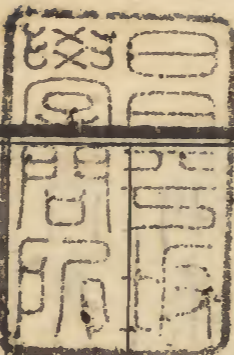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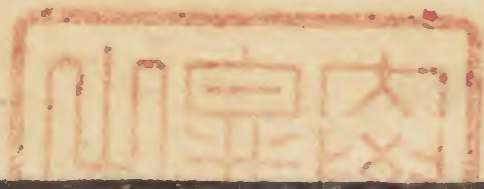
將軍家臣九

中原親能

大江廣元

子時廣 季光

三善康信



藤原行政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古戡定禍亂、初立基業者、非有羽翼爪牙之臣、安能恢弘其功烈哉、源賴朝建府鎌倉、熊虎貔貅之徒、雖有破堅挫銳之勞、而不能文墨議論緣飾治體也、乃延搢紳有吏才者、授以釐務、政成于內、兵強于外、遂能誅鋤平氏、匡寧王室、豈非剛柔相濟之效邪、大江廣元、三善康信、藤原行政、實為選首、平盛時、源邦業、中原經久、藤

原邦通等、簿書期會、各輸其能、然皆自京師往為之用、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興隆之象、誰能遏之、其曹有政所、問注所之署、政所號令賞罰之所出、問注所受辭訟之所也、問彼此之言、注記取決之謂也、政所有別當、有令、有寄人、問注所執事掌之、及北條氏奸政、置評定衆、參畫軍政、罷問注所、置引付、分隊置頭、有第幾番之名、既而又復問注所、與引付並置、參互詳覈、子孫克

繼其緒此數子者強霸府而弱王室功罪不能相掩拔其尤者撰次為傳

中原親能明法博士廣季子也玉海○源平盛衰記明法

作明後改姓藤原有幹事稱為齋院次官源

賴朝起兵往從之東鑑甚被任遇玉海壽永三

年賴朝置公文所與藤原行政安達遠元等

為寄人尋從源義經入京師奏事於後白河

法皇賴朝欲藤原兼實為攝籙親能與前權

中納言源雅賴有舊就喻其意兼實遂得攝

政玉海西海之戰屬源範賴參謀軍事有功賴

朝特贈書賞之遷式部大丞東鑑文治二年賴

朝命居六波羅守衛京師帝王編修閑院六

條殿課功諸國與大江廣元董役其在京師

督朝廷糧運時有所上奏或讒之賴朝曰親

能挾私抑留貢物及被詰問失陳謝辭賴朝

問其故親能不辨明只呈所上奏草案賴朝

悟其誣罔遂得釋久之遷掃部頭累敘正五

位下賴朝為右近衛大將廷臣在關東者各



有分職、親能掌辭訟、往來京師、隨事辦理、建
 久二年、賴朝置政所、親能為公事奉行、後白
 河法皇遷法住寺殿、以賴朝故、召親能、廣元
 上殿、賜劔、東鑑七年、再往六波羅守京師、帝王編年
記親能妻為賴朝女、三幡乳母、三幡殤、親能
 薙髮名寂忍、賴家實朝時、居六波羅、與佐佐
 木定綱等守衛京畿、承元二年、卒于京師、年
 六十六、東鑑

大江廣元中、納言匡房曾孫、式部大輔維光

子也、大江系圖家世業儒、多聞人、廣元幼為掃部

頭、中原廣季所子養、○本書廣季作廣秀、今據玉海除目大成鈔訂

之、冒中原氏、後奏復本姓、頗涉文史、有籌略、

源賴朝起兵、往從之、以薦為安藝介、壽永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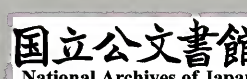
年、始置公文所、廣元為別當、綜理政事、頃之

為因幡守、待遇愈隆、討伐平氏之際、庶務殷

湊、章奏文移、多所草創、賴朝與叔父行家弟

義經有隙、文治元年、奏請朝廷捕之、不能獲、

賴朝患、◆廣元議曰、世既澆季、姦宄日熾、東



海道以幕府鎮壓、寧靜無虞、他道遼遠、不易制服、屢起屢征、差發東兵、則軍需浩繁、民戶凋弊、不如國衙置守護、莊園置地頭、隨發逮捕、則不勞而自治矣、賴朝大喜、奏請得之分遣將士、置守護地頭、東鑑自此兵馬之權、盡歸賴朝、朝廷遂衰矣、神皇正統記增鏡朝以為功、賜肥後山本莊、時關西承干戈之後、武士橫恣、誅求百姓、或自稱地頭、奪社寺邑戶、廣元往京師乞院宣、繩檢澄汰、凡幕府每有重事、奏

請、含命往來、皆被允可、諳練朝章、明達政事、賴朝得振耀武威、號令天下者、廣元三善、康信等功居多、賴朝為近衛大將、置政所、廣元為別當、東鑑敘正五位下、任明法博士、兼左衛門大尉、為檢非違使、關白兼實曰、彼世儒流、仕途所由、不可出大外記、明法博士也、而帶大尉、為檢非違使、非選除紊亂乎、朝廷不聽、玉海後白河法皇幸賀茂觀祭、廣元扈從、賜廐馬舍人、明年辭三官、久之任兵庫頭、賴朝薨、

北條政子最重之、與北條時政、義時連署、被
令、賴家實朝時、每有背叛及疑議、與康信參
預決之、遷掃部頭、大膳大夫、比企能員圖滅
北條氏事泄、時政欲誅之、就廣元詢之、廣元
對曰、僕自故將軍時、毗輔府政、至戎事得失
則非僕所能辨、誅與不誅、宜在賢筭、時政悟
其旨、乃起還家、令天野遠景等殺能員、及遠
景獻策、再召廣元、廣元謂謀議既訖、而再招
我、人情難測、恐變出意外、悉屏僕御、獨使飯

富宗長從、竊謂之曰、有變速斬我、既至時政
宅、計畫能員、遂被殺、和田義盛舉兵攻北條
義時、廣元與義時奉實朝避之法華堂、協謀
勦力、獎諭將士、遂破殺義盛、尋敘正四位下、
任陸奥守、患目困劇、薙髮法名覺阿、後鳥羽
上皇討義時、諸將或曰、據足柄箱根之險、以
待王師、廣元以為不可、首陳畫策、義時決意
犯京師、諸將欲待兵集而發、廣元勸北條泰
時單騎上道、既而軍大集、遂陷京師、語在義

時傳、廣元與三善康信等在鎌倉、經理軍國
 事、會雷震、義時廚、養卒震死、義時大懼、招廣
 元問曰、今抗兵犯闕、遇此災咎、得非天譴邪、
 廣元曰、君臣構兵、勝敗在天、濟否宜委之天、
 災變何足畏、且以既往、驗之、此在關東為佳、
 瑞、文治中、故將軍討藤原泰衡、雷震行營、軍
 大得利、宜命卜筮以驗天意、陰陽家皆曰吉、
 義時心稍安、既而官軍大敗、上皇播遷、益為
 北條氏所親愛、東鑑嘉祿元年卒、年七十八、東鑑

脫漏子親廣、時廣、宗光、李光、忠成、子孫綿延、世
 事幕府、親廣自有傳、宗光為掃部助、子政茂
 為引付眾、歷右近衛將監、刑部權少輔、忠成
 補藏人、歷左近衛將監、刑部權少輔、累敘從
 四位下、為評定眾、關東評定傳坐兄李光事罷職、東鑑
 時廣為左衛門尉、補藏人、實朝為近衛大將、
 將拜賀于鶴岡社、時廣俄還鎌倉、充前驅、禮
 已畢、欲再往京師、二階堂行村為請、實朝不

悅曰、時廣已挂名院中籍、而還鎌倉、何須再往京師、其意豈薄關東邪、時廣因行村謝曰、臣在朝廷、非本意、特欲除廷尉耳、今聞拜賀來、充前驅、請復往京師、以遂宿志、再歸幕府、以効忠勤、行村不敢復啓、時廣以情懇北條義時、義時為言之見聽、東鑑子泰秀亦補藏人、任左衛門大尉、為檢非違使、兼甲斐守、為評定衆、關東評定傳李光為左近衛將監、補藏人、敘從五位下、實

朝薨、薙髮名西阿、

東鑑、關東評定傳、從五位下、據評定傳、

承久

三年從北條泰時入京師、尾張川之戰、別攻鵜沼、與神地賴經戰破之、泰時進逼京師、與三浦義村攻淀芋洗、與大納言藤原忠信參議、藤原信能等戰破之、後為評定衆、三浦泰村之難、李光將赴幕府、其妻泰村妹也、妻泣止之、遂從其言、出援泰村、與幕府兵戰敗、同三浦族自殺、子光廣任右兵衛尉、與弟三人從父戰死、東鑑子孫稱毛利氏、毛利系圖

三善康信為中宮屬、敘從五位下、其母源賴朝乳母也、以故屬心賴朝。賴朝在伊豆、康信七月三遣使報京師消息、由此賴朝雖在遐外、得審朝廷舉動、平氏聲息、賴政勸以仁王、令諸國源氏討平氏、既而王及賴政敗死、清盛欲盡滅源氏、以除後患、康信特遣宗人康清勸賴朝避難于陸奥、賴朝遂決意起兵、康信薙髮法名善信、世謂大夫屬入道賴朝已定關東、累召之、壽永三年來鎌倉、輔軍政、

為問注所執事、初賴朝設問注所於幕府、眾人喧囂、賴朝稍厭之、及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忿爭、遂移之康信家、正治元年設問注所於郭外、康信為執事日久、聽決詳當、府無冤結、文治五年賴朝擊藤原泰衡于陸奥、授留務、在賴家實朝時、為關東宿望、北條政子及義時父子皆推重之、有僧源性善、算術賴家令政所徵諸國田簿、使源性校頃畝、欲計治承養和以來將士新給莊園、每人限五百町、

收其贏餘以與新進近習命既下大江廣元
 以下老臣皆憂之計無所出康信苦諫事遂
 寢承久三年後鳥羽上皇討北條氏義時集
 將士議之康信輿疾而至與廣元定議發軍
 向京師康信留在鎌倉既而疾劇辭執事政
 子以子康俊代之是歲卒年八十二東鑑子康
 俊行倫康連康俊任右兵衛尉民部丞遷加
 賀守為問注所執事評定眾子康持康有康
 持任民部少丞遷備後守為問注所執事引

付眾

東鑑關東評定傳

子政康任民部少丞遷加賀

守為評定眾康有任勘解由判官遷美作守

亦為問注所執事評定眾薙髮法名善有關東

評定傳

行倫為太舍人允康信攝別曹賴朝命

視局務

東鑑

子倫重任權少外記大和對馬守

為評定眾

關東評定傳

康連任民部丞遷阿波權

守為問注所執事評定眾

東鑑關東評定傳阿波權守據評定

傳子康宗任民部丞伊勢權守為問注所執

事評定眾子孫稱太田氏

關東評定傳

藤原行政、遠江守為憲之後也、父行遠稱白

尾三郎、保延中坐殺遠江國司流尾張、尊卑分脈

源賴朝起兵、行政往而從之、○尊卑分脈曰、

按李範者即熟田大宮司也、蓋行遠在尾張、

娶李範妹生行政、而李範女則賴朝之母、故

行政從賴朝也、然他歷出雲權守山城守敘

無明證、附以備考、從五位下、任主計、允、民部少丞、為政所執事、

稱二階堂、二子行光、行村、東鑑、尊卑分脈、稱

行光、掃部允、民部丞、為政所寄人、頃之任信

濃守、為政所執事、子孫稱信濃、子行盛、歷民

部少丞、左衛門少尉、遷紀伊權守、為政所執

事、薙髮法名行然、為評定眾、子行泰、行綱、行

忠、行泰、民部少丞、筑前加賀守、為政所執事、

參取東鑑、尊卑分脈、關東評定傳、北條時賴薙髮、行泰念其

舊好、與二弟及結城朝廣、三浦光盛等俱祝

髮、法名行善、以披剃不啓幕府蒙譴、東鑑、行綱

歷左衛門少尉、伊勢守、為政所執事、與兄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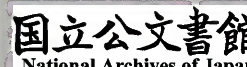
泰同時薙髮、法名行願、行忠、任彈正忠、檢非

違使、左衛門少尉、參取東鑑、關東評定傳、行忠雖以文

臣進頗有武幹寶治初隸北條時定攻三浦
 泰村奮戰過人斬獲居多東鑑與二兄同時薙
 髮法名行一、行光弟行村補檢非違使左衛
 門少尉任隱岐守為侍所司源實朝薨薙髮
 法名行西為評定眾參取東鑑關子孫稱隱
 岐子基行行義行久行方惟行尊卑分脈基行任
 左衛門少尉美姿儀工騎射實朝拜右大臣
 行拜賀禮于鶴岡社選儀從基行請曰身事
 幕府名列文臣常懼為武臣所輕侮也今遇

此大禮可謂千載一遇若得充隨兵則子孫
 永易仕籍以為武臣實朝許之薙髮法名行
 阿東鑑行義任左衛門少尉出羽守三浦泰村
 之難力戰有功薙髮法名道空參取東鑑關
 曾孫貞藤見北條高時傳行久任左衛門少
 尉常陸介法名行日行方歷式部丞大藏少
 輔為引付頭評定眾關東評定傳惟行任式部少
 丞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九十九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九十九
 列傳
 三

大日本史卷之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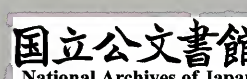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重校

將軍家臣十

北條泰時

伊賀光季 弟光宗

北條泰時右京權大夫義時長子也幼名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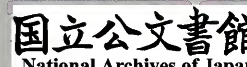


剛稱江馬太郎嘗徒步出遊遇多賀重行重
行不下馬賴朝聞而大怒謂重行曰禮者不
可別老少因人而加敬焉如金剛非汝儕輩
也重行詐稱無是事賴朝愈怒質問泰時泰
時懼重行獲罪對如重行言賴朝嘉其能掩
人過賜劍褒獎年甫十三召之幕府手親加
冠名賴時後改今名及長寬厚詳雅識量過
人賴朝薨賴家襲職驕奢倦政與嬖幸日夜
蹴鞠建仁元年大風洪水損傷禾穀泰時私

謂中野能成曰蹴鞠風流之戲將軍好之宜
矣然而可與時用舍方今災變荐臻民有菜
色宜引司天博士問咎徵之所自恐懼戒慎
以答天意也而今不之恤日在戲場與狎客
周旋甚非攸宜建久中故將軍欲限百日游
海濱因司天告天變遽止將軍既荷重任舉
動可不慎乎足下方被親信盍承間諫止能
成白之不報會伊豆北條大饑泰時往而視
之將發僧觀清來告曰將軍聞前語愠公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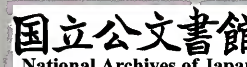
父祖而易言、為公計者、稱病暫避北條、則不
 過旬日而得解、泰時曰、非敢納諫、攄愚衷於
 近習耳、如欲罪吾、何論避不避、吾明日有事
 赴北條、既已戒行、非因子言而然也、乃出行
 李示之、賴家亦不之罪、先是北條民飢、泰時
 出米貸之、至秋當償子本、而遭風不能辦、相
 率欲流亡、泰時抵北條、悉會逋負者、出券焚
 之、且酒食之、與人米一斗、父老大悅、東鑑建曆
 元年任修理亮、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將建保初、和田

義盛謀滅北條氏、誘土屋義清等舉兵、分為
 三隊、一圍幕府、一圍義時家、一圍大江廣元
 家、廣元方招客張宴、聞變出赴幕府、守衛單
 弱、將士惶駭、泰時與弟朝時及足利義氏等
 率兵禦之、義盛子義秀多力善戰、府兵披靡、
 適會兵士赴難者縱火、府第悉燒、○明月記曰、廣元坐
客乘醉縱火、未知孰是實朝避之法華堂、義盛乘銳進
 攻、自昏徹曉、義盛士卒精銳、無不一以當百、
 泰時勵將士、身犯鋒鏑、義盛少卻、陳于前濱、



泰時勒兵守中下馬橋遣足利義氏及八田知尚等追擊之翌日橫山時兼來與義盛合兵三千欲徑攻法華堂義氏及近江守源賴茂等遮路義盛不能前迴戰于若宮大路千葉成胤及相模武藏之衆聞變赴援時義秀與義清古郡保忠聯騎驅馳府兵屢卻泰時遣使法華堂曰吾軍雖多敵兵猛厲宜施方略實朝大驚召廣元奉願書於鶴岡既而義清中流矢死義盛軍燔父子遂敗死亂平賞

泰時功賜陸奥遠田郡地頭職泰時辭曰義盛素無蓄怨於公第有憾於臣父而為叛亂幕府將士多死傷臣為父除寇供子職而已何賞之有願以所賜與將士彼此皆得其所實朝曉喻再三乃受東頃之為式部少丞關評定兼讚岐守固辭不就帝王編累進從五位上歷駿河守轉武藏守關東評承久三年後鳥羽上皇將討義時義時聞之召泰時曰事既如此預定計畫泰時曰昔平清盛罔君



虐下、故將軍受詔掃殄、上下安堵、自爾以來、幕府相承、世奉朝廷、不敢失墜、今無罪被討者、豈非議者之謬、宸聽邪、然普天之下、無非王土、今悍然與抗、非臣子之義、宜束身詣闕、唯命是聽、天威尚不霽、舉族就刑、亦何憾焉、儻蒙赦宥、晦迹山林、以保餘生矣、義時沈默良久曰、如汝之所言、政正國治、明主在上之事也、上皇登極之後、政令乖亂、人懷愁怨、其僅免荼毒、幕府所管耳、如幕府陵夷、政出一

塗、則柰蒼生何、自下廟上、雖冥譴之可畏、固非為一己謀、代天下之憂而憂耳、如能得志、廢昏立明、鞏皇基於萬世、則宗廟之靈、豈不鑑此心哉、且我非敢震驚宮闕、特欲除誤國之佞幸已、汝速發、乃使泰時報北條政子、傳政子命泰時及北條時房、北條朝時、舉兵西上、泰時時房出東海道、東鑑承既而泰時單騎道還、義時驚怪、泰時曰、號令部署既聞命矣、若乘輿親征、則何以自處、義時良久曰、

善乎問也、若遇乘輿、可免胄弛弓、委身下吏也、諸將督師則努力效死、有進勿退、軍如失利、我不能復見汝矣。鏡增於是與朝時等分道竝進、上皇遣將士于美濃尾張、據守險要、當東海東山二道、別遣兵于越中、守北陸道、五月、泰時自東海道、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等、自東山道進、信光等攻破大井戶、大内惟信敗走、大豆渡等守將望風潰散、山田重忠守洲股、回軍拒戰、泰時擊走之、與信光長清合

軍竝進、廷議再分遣諸將於宇治、勢多、淀、芋洗、時房攻勢多、重忠臨水拒守、時房戰不利、斂兵而退、泰時攻宇治、佐佐木廣綱與熊野奈良僧兵一萬餘騎守之、時雨甚、泰時駐栗子山。○承久記作巖橋將待旦發、三浦泰村冒夜進兵、夾河射戰、足利義氏繼進、泰時恐二將輕進、反為所敗。東鑑承久記將繼發、雨益甚、軍中鎧馬濡濡、士卒委頓、縮頸簇立、以身抗官軍、皆懷疑懼、泰時神色自若、勵眾而進。承久記官軍

撤橋士卒緣架進死者寢多、泰時休兵平等院、先使芝田兼義探水淺處、兼義歸報牧島可渡、東鑑承久記於是兼義春日貞幸、佐佐木信綱、中山重繼、安東忠家等、連轡進濟、兼義貞幸馬中矢而斃、貞幸沒水幾死、從者救之、泰時手災之得蘇、時雨餘水漲、武藏相模兵士溺死者八百餘人、官軍乘勝鼓譟、泰時召子時氏曰、我軍將不利、是大將授命之秋也、汝可速濟、時氏與六騎濟、泰時亦將濟、貞幸控

馬而諫、不聽、貞幸紹曰、擐甲而濟、莫不沈沒、請卸甲、泰時下馬、將釋甲、貞幸乃引馬而去、泰時竟不得濟、東鑑義時聞之以為貞幸之功、勝於先登、既而兵五百餘踵時氏進、傷痍甚多、承久記尾藤景綱撤民屋舍為筏、軍皆得濟、官軍不能禦、前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成等敗走、時氏追擊大破之、毛利季光三浦義村攻淀芋洗破之、時房亦克勢多、官軍一時崩潰、東鑑胤義重忠歸奏、上皇閉門不內、諸

將或自殺、或逃亡、參取東鑑、京師遂陷、上皇
承久記、宣喻泰時、歸罪廷臣、語在義時傳、泰時與時
 房入居六波羅、綜理政務、因藤原忠信、源有
 雅等、其餘搢紳及武士屬官、軍者多置而不
 問、務從寬裕、東鑑遂承義時意、廢幼主、立後堀
 河帝、徙上皇于隱岐、土御門、上皇于土佐、順
 德、上皇于佐渡、東鑑承久記、百鍊鈔、歷代皇紀、泰時居六波
 羅、四歲、元仁元年、義時卒、泰時歸鎌倉、嗣為
 執權、與時房同輔、賴經、而泰時以遭喪、未經

月、不欲就職、議之大江、廣元、廣元曰、公荷重
 寄、居幕僚之上、安危隆替之所繫、不可一日
 曠、延至今日、猶可謂緩、泰時乃起視事、東鑑北
 條政子將割義時莊園與諸子、命泰時注擬、
 泰時多分諸弟、自取甚少、已而政子問曰、汝
 何自取甚少也、泰時謝曰、身備執權、何求之
 有、唯以撫諸弟為意而已、政子嗟歎久之、東鑑
參取太平記、明惠傳、泰時繼母藤原氏與兄光宗謀奉
 女婿藤原實雅為將軍、以所生子政村為執

權、光宗等日夜計議，人或聞其謀告之，泰時曰：「是誣妄叵信，然懼有因事媒蘖為亂階者，不許任事數輩之外出入已家，初賴朝命時政守護京師，東鑑爾後每遣親信相代以為常，參取東鑑帝至是以京畿新定，人心易動搖，王編年記遣時氏及從弟時盛於六波羅警衛京師，東鑑總畿內西海軍事，從是擇子弟俊秀者迭為之，而兩六波羅遂為常職，參取將軍執權次第太平記，光宗兄弟往來所親三浦義村家，或至繼母所，

互作誓約，侍婢微聞其語，告泰時曰：「雖不知本末，而有不相渝之言，蹤跡詭秘，誠可怪也。」泰時曰：「彼約兄弟不相渝，用敦天倫之親，善莫大焉。」光宗奸謀滋甚，訛言盈街，政子往義村家曉諭之，翌日義村謁泰時曰：「故權大夫過嘉義村勲勞，冠陸奧四郎，待愚息泰村如子生，追念恩眷之隆，公與四郎何分輕重，所願寧靖無事而已。」頃光宗等竊懷異圖，僕處中間，潛折其謀，亦義村所以奉效也。泰時殊

無喜愠之色、神守自若、徐曰、下官無纖芥於
政村、豈有所愛憎哉、然羣疑煽起、將士競集、
政子奉賴、經徙泰時家、數日議決、逐實雅、流
光宗、黨與一切不問、東鑑嘉祿元年、北條政子
薨、泰時與時房執政、後置評定衆、須衆議決
焉、關東評定傳一日、鎌倉無故驚擾、將士揚旗、擐
甲、奔湊幕府、及泰時之門、殆數百騎、泰時使
平盛、綱尾、藤景、綱等馳出海濱、呼曰、有反者、
士卒從後、至稻瀨河、盛、綱等顧而諭曰、實無

變、將以弭諸君喧噪耳、今不稟命、擅興兵甲、
果何謂哉、若無異心、宜及夜未明、速獻其旗、
於是應聲獻旗者二十餘人、翌日泰時召見
曰、緩急用命、信義可嘉、然爾後慎勿妄動、搖
乃悉還旗、記其姓名、遣焉、寬喜中諸國大饑、
發米九千石、救濟貧民、又停美濃大久禮等
千餘町田租、設場株河驛、賑給流民、其欲依
親故者、量行程與資糧、願住者、命所在莊園
收視、東鑑士民就富家借糧者、待明年豐熟、還

本、泰時償其息、身無莊園及貧者、子本俱償、
減損膳羞、衣服器皿、因舊敝而用、節儉刻苦、
以身先人、太平記、嘉禎二年進從四位下、尋
明惠傳、兼左京權大夫、東鑑、關東評定傳、施德惠、整
法令、謙虛接衆、至質曲直、不假強宗豪族、武
田信光與海野幸氏爭上野信濃之界、幸氏
有證驗、泰時直幸氏、有人或告信光怨望、謀
擊泰時、泰時曰、畏人之怨、不分曲直、則焉用
執政矣、信光於我何爲、建保中和、田義盛率

族人數十、乞姪胤長命、我先人不唯不允其
請、面縛胤長、過義盛前、付吏、後雖舉兵叛、不
能及時奪去者、豈非以無私曲之故哉、信光
駭懼、送誓書、載子孫永不蓄異心、泰時因示
諸將、皆徵誓書、泰時友愛敦睦、嘗居評定所、
聞有寇圍朝時宅、徑馳救之、及還、平盛綱諫
曰、公當爲天下自重、輕佻赴難、非所宜也、縱
爲朝家之寇賊、可先覘形勢、爲之方略、盛綱
等奉命足辦、不慎將來、恐招譏來禍、泰時曰、

人之居世、親親爲大、人將殺吾弟、坐視不救、
人謂我何、是非招譏之大者哉、朝時爲寇所
圍、在他人則爲小事、在我則不減、建保承久
之難、朝時聞之、益敬重焉、泰時在職、旣久、講
習治體、聽決平允、與玄蕃允三善康連議定
憲令五十條、謂之貞永式目、暇日、講射、教督
子孫、引文士談論政務、戒孫經時曰、爲治由
文、汝須留意、東鑑仁治三年、四條帝崩、無儲貳、
赴至鎌倉、泰時適與時房歡飲、起席歎曰、天

位至重、神人所主、吾如箱默、使廷臣專定策、
則安危未可知也、乃閉戶沈吟、幾忘寢食、意
在立土御門帝皇子、然不敢自決、謁鶴岡社
探籌、果協其所念、於是遣秋田城介安達義
景于京師立之、義景道還曰、佐渡院皇子旣
立、則將如之何、泰時曰、善哉、問也、煩卿爲此
也、若然廢之、義景入京師、見前內大臣源定
通、悉達泰時意、遂立土御門帝皇子、是爲後
嵯峨帝、參取增鏡、保曆間、記、五代帝王物語、是歲六月卒、年六

十、關東評定傳、將軍執權次第、平氏系圖、○

五代帝王物語為寬元元年卒、誤、歷代皇

紀為年六十餘、帝王編年法名觀阿、保曆間

記保曆間記竝六十二次、將軍權次第、在職十八年、政平訟

理、眾庶樂業、而自量涯分、不登顯位、又不為

宗親將士求官職、神皇正統記、十八每有除

拜、常懷挹損、四位之命至、召陰陽助安倍忠

尚、姓據安曰、我無功勞、冒進崇班、恐難令終、

宜禱神明、以保寵錫、因祭泰山府君於家庭、

銳意政治、每赴廳堂、未嘗不先眾而往也、每

戒守護地頭、不得怙勢、奸職遭國司領家訴

者、召至六波羅、按問、不即赴召、啓狀鎌倉、宿

衛京師後期者、展代償之、身在鎌倉、帶衛府

內舍人、而不服王事者、入錢於官、有差、以清

廉自處、無聲色、娛翫之好、闢茭茅、繕橋梁、苟

利於民、知無不為、與諸將遞番宿直幕府、及

老益勗、值宿直、家僮奉筵而進、叱卻之曰、褻

物不宜設於公堂、汝為人侍臣、尚不辨是禮

乎、嘗詣法華堂、拜堂下、寺僧請登堂、曰、將軍

在世日、不得輒近、薨後豈易禮節乎。東鑑下總地頭嘗與領家爭租稅、逋欠、泰時親聽訟、及共訴陳、領家所言得要領地頭抵掌曰、我負矣、人笑其屈之速、泰時曰、我聽訟久矣、縱令非理、反覆論辨、僥倖萬一、是訟家之常態也、前汝之所陳、非全無其理、延聞領家之言、遽自屈伏、亦可稱也、感嘆拭淚、領家亦感之、緩地頭逋負半、沙石集泰時一日早出、途見刃傷而死者、與評定衆議、遽馳人搜索四方、捕得

血濡衣者、鞫問伏其罪、即因博奕而殺人也、

遂下令嚴禁博奕、東鑑三河本野原曠莫行人

迷路、泰時令土人植柳、行旅得便民、思之如

周人愛甘棠、東關紀泰時愛民力、不營土功、家

第牆版疎薄、窺見室家、或謂之曰、築土牆設

塹、以備不虞、如何、泰時曰、牆塹之設、雖小舉

勞民費力、且我事君無失身家得全、如失天

命、雖鐵牆何補之有、聞者稱其有識見、沙石集

初泰時謂人曰、吾在京師、與梅尾僧高辨語、

高辨曰、君不見夫治病者乎、良醫能察其原、
 審寒熱之所中、然後投劑、莫不立愈、世之為
 治者、不察其原、濫行賞罰、則姦偽益作、風俗
 日偷、欲為之治、末由也已、譬之庸醫、不知病
 原之所在、妄施治療、欲治其疾、疾愈重、治之
 不成、由人有欲心、欲心一萌、眾禍競起、足下
 執政柄、躬自率勵、何不成之、有、我又問曰、雖
 一人勉行之、柰眾不從何、曰、是不難、在足下
 之心耳、古人有言曰、其身直則影不曲、其政

正則邦不亂、正也者、無欲之謂也、足下心誠
 能存之、則人人薰德而知足、不勉而行、治可
 庶幾矣、一有爭訟者、則自反而痛懲、不可加
 罪於彼、譬如身不正而惡影曲、不正身而欲
 罪影、其可得乎、我承乏為執權、獲免罪戾、高
 辨之力也、明惠傳及卒、都鄙無貴賤、若喪父母
 焉、百鍊鈔參取子時氏、時實、平氏系圖時氏從五
 位下、修理亮、承久之戰、從泰時、敗王師、愛禮
 將士、有父風、元仁元年、與掃部助北條時盛

大日本史 卷二百 列傳 十六

鎮六波羅分治南北寬喜二年免歸是歲卒

年二十八東鑑四子經時時賴為時時定平氏系圖

時賴自有傳為時從五位上時定從五位下

竝遠江守時氏弟時實為其下所殺東鑑脫漏

經時稱彌五郎文曆元年補小侍所別當尋

拜左近衛將監東鑑○關東評為評定眾關東

評定仁治三年泰時卒經時襲執權關東評

傳寬元元年除正五位下為武藏守將軍

次四年以疾讓職弟時賴剃髮尋卒法名安

樂將軍執權號蓮華寺平氏系圖經時善射嘗敗

于藍澤注髑箭射熊應弦而斃東鑑二子皆為

僧曰隆政賴助北條系圖

伊賀光季佐藤朝光長子也朝光歷左衛門

尉檢非違使為伊賀守老練武事實朝嘗選

近習驍勇番直便室北面特命朝光及和田

義盛加直以備燕間諮訪朝光女為北條義

時後妻北條○按尊卑分脈作以故父子得恩遇

建保三年朝光卒義時親臨監喪事光季為

大日本史 卷二百 列傳 十六

左衛門尉檢非違使

東鑑

稱伊賀判官

東鑑

帝王編年

久記承久初實朝遭害先是藤原李時守護

京師聞變薙髮出家義時虞京師有變遣光

李警衛焉尋遣大江親廣俱鎮京師

東鑑

三年

後鳥羽上皇將討北條氏召親廣光李光李

得藤原公經之報既知有急對曰頃日兵馬

羣集流言盈巷臣職在警衛有事當先聞知

而未聞詔命今而召臣臣竊惑焉敢辭再敕

曰事當面敕逆來勿違光李曰承命赴敵臣

之分也輒入宮闕非臣所知也不往從者勸

走于鎌倉光李曰吾職在警衛而禍發先逃

何以自贖且今所在梗塞欲走可得乎與其

斃道路自遺醜名不如致死於此以明無貳

時從者多逃逸留者纔二十七人長子光綱

年十四稱壽王冠者光李曰汝尚幼弱宜投

託所親待長仕幕府光綱曰大人死節兒何

忍去光李悅明旦閉京極二門開高辻土門

而待及午官軍來攻從者逆拒官軍不進欲

斫京極門、光季叱從者令開左衛門尉間野
時連先登、光季射之、時連反走、檢非違使三
浦胤義進呼光季為朝敵、光季曰、汝欺君倡
亂、吾詳知之、猶何饒舌、今吾不舍汝、射中其
弓、光綱見檢非違使佐佐木高重至、挾矢謂
曰、初君加我冠、約為子婿、今將死、敢還所賜
矢、以訣射中胸、而年少臂弱、不徹甲、高重憐
之、流涕而去、官軍競入、從者散亡、唯贄田三
郎與第四郎力鬪、三郎重傷自殺、光季縱火

其家、先殺光綱、投火而自潰腹、伏其屍焚死、

贄田四郎亦自殺、

承久記

光季子光綱、李村、東鑑

時重、

尊卑分脈

政子、召見光季孤兒四人、流涕慰

撫曰、汝等皆肖其父、勉勵忠貞、勿墜家聲、

東鑑

李村、嘉祿中、泰時承政子、意以光季故、采地

常陸鹽籠莊與李村、

東鑑脫漏

時重為檢非違使、

尊卑分脈

光季弟光宗、

光宗為左衛門尉、稱伊賀二郎、左衛門尉、

東鑑

尊卑分脈

建保末、置侍所司五人、光宗為其一、承

久初遷政所執事、後授朝官爲式部丞、初北
條義時娶光宗妹爲後妻、生政村及女、女適
參議藤原實雅、以故召實雅侍幕府、及政村
加首服、義時以三浦義村勲舊宿將、請使加
冠、因相親暱、東鑑元仁元年、義時疾篤、泰時在
六波羅未還、義時妻與光宗謀廢賴經、立實
雅爲將軍、以政村爲執權、而光宗兄弟操威
福之柄、光宗與弟朝行光重密結將士、義時
卒、有流言曰、武州自京師還、將殺諸弟、人人

懷危懼、及泰時還、鎌倉騷擾、光宗兄弟屢至
義村家、道路頗爲怪、又聚義時妻所居共誓、
泰時頗知之、置而不問、旬餘、近國兵驟至、殆
填城市、政子夜潛至義村家、諭曰、自武州還、
道路誼譁、如聞光宗兄弟頻出入卿家、咕囁
耳語、是何等事、豈欲除武州以奪其權乎、承
久之變、雖屬天命、武州之功莫大焉、奧州數
戡禍亂、以鞏基業、可襲職爲關東棟梁者、非
武州而誰、嚮無武州、則衆何能自保、卿與政

村親如父子、非無協同之疑、宜善爲調護、義村謝不之知、政子作色詰責曰、卿欲擁政村以作亂乎、將爲匡救之計乎、居一於此、義村對曰、陸奧四郎非有他腸、唯光宗等妄意構造、臣當力加切責、申以誓言、政子乃還、又旬餘、將士擐甲建旗競走、徹夜漸定、政子與時房奉賴經徙泰時家、屢使使督責義村、旣而召之曰、吾抱郎君在於此、卿不宜外、可速來、侍、義村不能辭、又召小山結城等諸將曰、主

將幼弱、下有逆謀、吾雖老病無益於事、而諸君何無意保故將軍之餘緒哉、輯睦戮力、何虞之有、數日親臨論決曰、光宗等欲奉藤原實雅爲將軍、事已發覺、但實雅朝貴難私處刑、宜奏請於朝、奧州妻與光宗等皆當流、其餘黨與一無所問、旣而逐實雅於京師、朝行光重與式部太郎宗義、伊賀左衛門太郎光盛等從而逃、政子還館、奪光宗邑五十二所、屬其舅二階堂行村囚之、遂流信濃、幽義時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終
列傳
三

妻於北條命六波羅執朝行光重等流鎮西

廷議奪實雅官流越前東鑑參取保曆間記光宗至謫

所薙髮法名光西明年政子薨泰時以修冥

福召還光宗等授光宗舊邑八所東鑑脫漏既而

皆任使之光宗為評定衆關東評定傳武家補任以正

嘉元年卒時年八十關東評定傳子宗義宗綱宗

義左衛門尉子光政山城守尊卑分脈為引付衆

關東評定傳武家補任宗綱左衛門尉為評定衆子光

泰亦評定衆尊卑分脈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終

大日本史 卷之二百 列傳 三

嘉禎三年加首服於祖父泰時第將軍藤原

賴經親為加冠命名東鑑尋拜左兵衛少尉東鑑

關東評遷左近衛將監敘從五位上東鑑寬元

二年賴經讓職於子賴嗣四年時賴代兄經

時執權東鑑帝王編年記時賴從父光時得寵于賴

經密謀代時賴襲其職保曆間記於是人情兇懼

眾無故集鎌倉民負擔而避之時賴乃使兵

遏入幕府者夜半士咸擐甲揚旗分入幕府

及時賴第至明騷動弗已時賴設兵戒備賴

經遣使時賴第時賴拒不入光時知不可免

剪髮請罪時賴迺流之伊豆東鑑遂廢賴經保曆

間記使三浦光村等護送于京師光村在代皇紀

賴經前涕泣潛有欲迎復之志及還其謀益

切密運致私邑甲仗將作亂兄泰村知而不

禁東鑑時賴外祖父安達景盛與泰村爭權相

惡因告其有異志時賴以泰村勲舊有姻戚

布心信任遇待優厚如故乃與其子駒石丸

約為父子會時賴往泰村家泰村族人畢集

各託治具、入內不出、舉措異常、時賴始怪之、
夜聞有擐甲聲、慮其有變、聞出而還、泰村驚、
懷解謝、時賴潛遣人察其動靜、益知其有異、
圖命嚴守備、近國兵士爭先會集、泰村懼、遣
使謝罪、請罷兵、時賴許之、乃令衆徹備、貽書
曉諭、加以誓辭、泰村感喜、報未至、俄而景盛
使孫泰盛率兵攻之、泰村錯愕、出兵應之、時
賴不得已、遂命掃部助北條實時、守衛幕府、
遣弟時定、將兵擊之、放火於泰村鄰舍、風猛

火熾、泰村兵不能支、

東鑑

舉族出走、法華堂而

自殺、

東鑑五代帝王
物語保曆間記

時賴奏事京師、令諸國

守護地頭、就所在索捕泰村親黨、遣大須賀

胤氏、東素遲、襲殺泰村妹夫千葉秀胤父子

於上總一宮、

東鑑

寶治元年、呂六波羅鎮將相

模守北條重時、執權連署、

東鑑將軍
執權次第

建長元

年、重時轉陸奥守、時賴代為相模守、

將軍執
權次第

關東評

三年、進正五位下、

東鑑關東
評定傳

賴經怒

為時賴所廢、聚兵京師、應之者頗衆、

保曆
間記事

未發會佐佐木氏信逮長久連僧了行等時

賴命鞫之悉得其情東鑑保曆間記誅竄久連等東鑑

廢賴嗣還京師迎宗尊親王為鎌倉主東鑑將軍

執權次第又養關白兼經女納為親王妃東鑑玉編帝

記康元元年時賴嬰病薙髮法名道崇號覺

了坊嘗創最明寺於山內至是退居養病以

男時宗幼委其職於武藏守北條長時猶參

知軍政東鑑一日諏訪某覘伊具四郎從鶴岡

歸射殺之於途時昏黑不知主名執諏訪考

問備至久之不能決時賴召諏訪屏人謂曰

伊具遭害主名久不立然汝家僮言事出於

汝府議既決汝死而今雖回避多端不可得

也宜以實告則更得生路諏訪感泣自首曰

伊具前掠奪僕邑故僕報怨也遂命梟之東鑑

關東評定傳時賴既解職恐諸國吏或有挾私害

民者身自羸服陽為遊僧間行四方潛察風

俗有人抱冤結者就問事狀增鏡太平記乃云我

嘗仕鎌倉為子訴焉自作書與之曰持到鎌

倉其人從之、寃遂得解、增鏡行抵攝津難波浦、日暮投宿、其家屋壁傾頽、有老尼獨居、躬親爨、進飯時賴見尼不慣賤役、怪而問之、尼潛焉垂泣曰、我家世食斯邑、不幸喪夫失子、門戶殄瘁、遂為人所奪、無所告訴、孤棲二十餘年、財保殘軀而已、時賴憫之、及歸鎌倉、命復其舊邑、記太平其餘所歷之地、察問辨覈、隨其善惡、以行賞罰、由是郡國守宰、人自脩飭、風化歸厚、戶口豐安、增鏡太平記弘長三年卒、年

三十七、東鑑關東評定傳時賴深信禪教、粗通其旨、為宋僧道隆、勸建長寺於鎌倉、居焉、臨終著衲衣、上繩牀、坐禪作頌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打碎、大道坦、增鏡後深草上皇遣使弔喪、諸將士無親疎、悲慕慟哭、薙髮者甚眾、至下令諸國守護、禁薙髮者、其得士心如此、東鑑時賴見泰時卒後、綱紀廢弛、獄訟滋興、太平記增鏡其在職所施行、一守貞永式目、遵賴朝父子三代將軍舊制、東鑑士庶歛然靡服、天下稱

治矣

增鏡

上書將軍賴嗣、勸其兼講文武、乃

擇縫殿頭中原師連安達義景、小山長村等

數人、置賴嗣左右、以備顧問、寫貞觀政要一

部、裝而進之、屢試將士騎射、校其能否、東性

儉素、食不貳味、一夕燕居、會族父宣時來、時

賴手舉酒曰、獨飲不若與卿共之、樂也、奈深

夜無下物、何、宣時即起入厨、照紙燭、索殘醬

侑之、終夜對飲、盡歡而止、其淡薄如此、徒然草

七子時輔、時宗、宗政、宗時、政賴、僧時、嚴、宗賴、

時輔初名時利、

平氏系圖

稱三郎、為式部大輔、文

永初居六波羅南方、

將軍執權次第

時輔母賤、

北條系圖

時賴以時宗為家督、時輔心常不滿、及時宗

襲職、恥為之下、潛蓄異圖、事覺、

保曆間記

時宗命

北條義宗擊之、時輔拒之而死、

五代帝王物語、關東評定

傳、時宗併殺其黨與、時宗自有傳、宗政右近

衛將監武藏守、為評定眾、弘安四年卒、

關東評定

傳、子師時、時宗養為子、為相模守、代貞時執

權、

參取平氏系圖、帝王編年記

應長元年卒、

北條系圖、將軍執權次第

宗時遠江守政賴號三郎平氏系圖時嚴號櫻田

禪師其子治部大輔貞國元弘之亂敗死於

鎌倉太平記宗賴修理亮弘安初為鎮西守護

出居長門卒于鎮北條系圖宗自百官宗

青砥藤綱上總入父曰藤滿弘長初時賴詣

鶴岡齋宿夢神告之曰汝欲致治須用青砥

某既覺明日下書徵藤綱給食邑數所藤綱

怪問其故即告以實藤綱辭曰佛經譬無實

相曰如夢幻泡影今以夢用僕他日又以夢

斬僕邪夫無功受賞是謂國賊臣未有微効

不敢當時賴賢其言益敬異焉奏授左衛門

尉為引付眾有人與德宗領爭田者其辭直

而眾咸憚時賴遂以田屬德宗領太平記時稱

北條氏家督曰德宗梅松論藤綱覆議其事以

其田歸本主本主喜裹錢三百貫密置藤綱

庭內而去藤綱忿曰斷訟持平豈特為汝邪

苟以我公平邪相模殿宜見賞獎汝之貨焉

得汚我邪以錢還于其家嘗夜行過滑川誤

墜十錢於水、藤綱遽命從者、以五十錢買炬、照水撈錢、竟得之、或嘲其失、大得少、藤綱顰蹙曰、甚矣子等不用意於經世也、十錢雖少、失之則永損天下之貨、五十錢雖損於我、亦益於人、彼此六十錢、其爲利不亦大乎、聞者歎服、藤綱歷仕時賴及時宗、食邑數十所、家富於財、立身清約、衣食麤惡、刀室不髹、每出一人持木刀從後、及授官、應佩衛府太刀、藤綱不爲裝飾、只加弦袋而已、性好施、所入俸

悉振給貧困、其在職廉潔剛直、不憚權貴、於是姦吏歛迹、人人自飭、一時風俗、翕然頓改、至今談鎌倉美績者、咸稱時賴時宗、蓋藤綱多所補益云、太平記

北條時宗小名正壽、稱相模太郎、時賴子也、

北條系圖

甫七歲、冠于宗尊親王府、宗尊賜名時

宗、幼習射、蚤以能著、弘長元年、宗尊觀射於極樂寺第、命小笠懸衆皆以不諳射儀辭焉、時賴召時宗命之、時宗騎而臨場、一發中的、

時年十一、宗尊賞歎不已、時賴悅曰、斯兒固

有繼業之器、東鑑是歲拜左馬權頭、叙從五位

下、文永元年連署、二年以勞進從五位上、兼

但馬權守、尋遷相模守、將軍執權次第、參取帝王編年記、關東評

定傳三年宗尊近習陰謀殺時宗、事發時宗與

北條政村等議廢宗尊還京師、立其子惟康、

東鑑五年辭左馬權頭、相模守如故、初時賴

薙髮、時宗尚幼、北條長時北條政村相繼攝

執權之事、至此時宗為執權、將軍執權次第、關東評定傳

元國因高麗獻書求通使、時宗奏之朝廷、參取

關東評定傳、五代帝王物語廷議命前權中納言菅原長

成草答書、長成官據公卿補任下時宗議時宗以謂蒙

古書辭無禮、不宜報、遂卻之、五代帝王物語八年高

麗遣使告元國來寇、既而元遣趙良弼持書

來責朝貢、時宗皆因大納言藤原實兼奏之、

後嗟峨上皇與公卿議謂宜以長成所草書、

少加修飾為答、參取吉續記、然亦遂不報、五代帝王編年記

帝王物語○本書不詳顛末、然推考當時事情、蓋以時宗不聽故、不遣答書也、十一

年冬元寇西陸、鎮西將士拒戰却之、歷代皇紀八幡

愚童訓、建治元年元又使杜世忠何文著撒都

魯丁等造長門室津、時宗命收栲世忠等致

之鎌倉悉斬之、關東評定傳乃以北條實政為筑

紫探題、節制軍務、帝王編年記簡鎮西將士、鎮戍

邊海、權停京都太番、省減國用、休息民庶、豫

為之備、關東評定傳明年春將發兵征高麗、即令

西海及山陰山陽南海諸道、修戰艦、備器械、

野上文書、薩摩文書既而元將夏貴范文虎使周福藥

忠來、又捕斬之博多、關東評定傳弘安四年元大

興軍、遣其將范文虎等、率舟師寇太宰府、關東

評定傳、一代要記、歷代皇紀、范文虎據元史時宗使宇都宮貞綱

將中國兵禦之、宇都宮系圖未到海、風暴發、元兵

悉覆沒、一代要記、歷代皇紀、關東評定傳、保曆間記平時宗卒、

年三十四、法名道果、號寶光寺、子貞時、平氏系圖

將軍執權次第貞時小名幸壽、北條系圖弘安五年為左馬權頭、

將軍執權次第七年襲父執權、時年十四、明

帝王編年記帝王

年除相模守參取平氏系圖帝王編年記保曆間記外親安達

泰盛與子宗景恃恩驕蹇內管領平賴綱爭

勢欲相排陷陰愬於貞時曰乃者宗景妄稱

故右大將之胤擅冒姓源氏是其志欲為將

軍也貞時納其言按驗有狀發兵誅泰盛父

子悉夷族黨賴綱意望不厭圖以中子安房

守為將軍而貞時不之知也後數年賴綱長

子宗綱告其謀貞時乃誅賴綱及安房守流

宗綱于佐渡已而召還襲父職後又以罪配

于上總保曆間記正應二年廢將軍惟康親王送

還京師奉皇弟久明親王立為將軍增鏡三年

北條時輔子與三浦賴盛謀叛貞時捕而誅

之保曆間五年高麗使其臣金有成來東國通鑑言

宜更通信於元不則有復用兵之事公卿使參宮

次貞時召有成拘留不遣元遂絕窺覲念東國

通鑑安三年累進從四位上尋辭職薙髮法

名崇演號最勝園寺應長元年卒年四十一

參取平氏系圖將軍貞時慕尚祖時賴治

權次第帝王編年記

迹辭職之後躬披僧衣遊歷郡國察風觀俗
 訪民疾苦時前內大臣源通基蒙譴於後宇
 多上皇通基名據
尊卑分脈奪食邑屏居田廬貞時至
 京偶過其廬愛其閑寂徘徊久之值有人出
 貞時問主人姓名其人具告并道見擯之由
 貞時曰大臣負冤如此盍告鎌倉申理乎曰
 吾儕亦嘗言之大臣以為揚上之非以伸已
 之枉非臣子之義縱使吾門戶坐此滅絕命
 也何傷貞時憫之東歸之後上陳其事上皇

大慙悔復通基食邑貞時風餐野宿備嘗艱
 苦凡三歲而還太平記後嗟峨帝崩後後深
 草上皇與龜山帝生嫌隙神皇正統
記增鏡上皇遣
 使諭時宗增鏡曰先帝素志未必廢正嫡立庶
 流也增鏡異本
太平記時宗即質諸大宮院始知先
 帝意專屬龜山帝然以不可奪而止神皇正
統記
 及後宇多帝即位上皇憤懣將削髮時宗聞
 之惻然因議曰雖先皇意專屬龜山帝然推
 本而言則後深草帝先皇之嫡長而在位亦

無失德、置儲貳宜在後深草之胤、遽奏龜山
上皇、以後深草帝子熙仁親王爲後宇多帝
東宮、熙仁親王既立、是爲伏見帝、增鏡帝竊爲
固位之計、密諭貞時曰、乃者方龜山帝在位、
以卿祖先遷後鳥羽帝於隱岐、切齒思報焉、
時無釁可乘、不敢輕動、若今俾其孫子臨御、
日久、人心歸嚮、則必不利於卿、朕賴先皇之
餘德、猥擁重器、願與卿同心戮力、馴致太平
之化、不知其他也、貞時深然之、不欲龜山帝

後復承大統、遂與帝合謀、立後伏見帝、梅松論

於是後宇多上皇不悅、遣左中辨藤原定房
於鎌倉、讓貞時曰、國不可有二主、如何數違

先帝詔、吉續記、左中辨
據公卿補任、貞時遂定策、使後深

草龜山二帝之後、限十年迭立、因先立上皇
皇子、循序相傳、時後伏見帝立僅三年、俄讓
位于後二條帝、事遂定、而元弘之亂實胎於
此矣、參取神皇正統記、梅松論、子高時、泰家、自有傳、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終

